

晉語高平話話語標記“麼看”的用法及來源

張甜琪

華中師範大學

提要

晉語高平話“麼看”除了是動詞短語外，還是話語標記，其語義類型有三種：解釋說明型、尋求認同型以及緩和對立型，這三種語義類型都凸顯了“麼看”的強調功能。“麼看”是明清時期話語標記“沒看”的延續，“沒看”最開始是一個動詞短語，表示“沒有看到”，隨後出現兩可現象，還可以表示言者的一種主觀判斷或評價，一般出現在反問句式中，由於反問句表否定意義，使得否定詞“沒”的否定義消失，最終“沒看”成為了一個對後續命題起強調作用的強調標記，其語表上是反問句的省略式，但仍有反詰的語義，即形陳義反。“麼看”與話語標記“別看”因否定詞不同因而語義類型完全不同，與“你看”略有重合，但同作為“X看”類話語標記，都表示強調，演變路徑也大體相同。

關鍵詞

話語標記“麼看”，語義類型，強調，反問

1. 緒論

在晉語高平話中，“麼看”，讀作 [mə² k^han⁵³]，這一結構形式有兩種用法，一種是句法成分，另一種則為話語標記。如：¹

- (1) 忽是人家才發出來，你麼看哇。（可能是他剛剛發出來，你沒有看到吧。）
- (2) 麼看瘦成那啦，還說胖咧，你看人艷艷，多肥實咧。（都瘦成那樣了還說胖呢，你看人家艷艷，多肥實呢。）

以上兩例中的“麼看”性質不同：例（1）中的“麼看”是短語，表示“沒有看到、沒有看見”，作“你”的謂語；例（2）中的“麼看”是話語標記，它在句中不作句法成分，主要用在表達說話者主觀認識的言語成分之前，具有連貫語篇、強調話語的功能。本文主要研究“麼看”的話語標記用法。

對於晉語高平話中話語標記“麼看”的討論，我們暫時沒有發現。對於話語標記“X看”的研究較多，如劉月華（1986）、曹秀玲（2010）、劉文正（2021）、石穎（2022）等，主要是針對第一人稱“我看”和第二人稱“你看”的具體用法及演變過程；再如劉焱（2009）、張金圈（2016）以及趙曉麗（2021）等，對“別看”的用法及來源進行了比較詳細且深入的考察，上述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本文將重點解決以下問題：第一，區分短語“麼看”和話語標記“麼看”；第二，採用語義語法理論深入分析“麼看”句的語義類型，總結話語標記“麼看”的功能；第三，探討話語標記“麼看”的來源並比較它與話語標記“別看”“你看”的異同。

2. 區分短語“麼看”和話語標記“麼看”

2.1. 性質不同

殷樹林（2012: 91）是這樣定義話語標記的：“話語標記是有獨立語調的，編碼程序信息用來對言語交際進行調節和監控的表達式。”根據劉麗艷（2005）、吳福祥（2005）等的研究，話語標記在句法上具有獨立性，語義上並不會增加所在語句表達命題的內容，不對命題的真值意義產生影響，基本不具有概念意義，它作為話語單位之間的中介，具有連接語篇和人際互動的功能。與短語“麼看”相比，話語標記“麼看”具有句法上的獨立性、命題內容的無附加性以及言者的主觀性等特徵。如：

¹ 本文的方言例句均為作者調查或自省所得，其他例句出自漢籍全文檢索系統。

- (3) a. 你麼看福根的閨女，她哭起來傷心淋淋的呀。（福根的女兒哭起來特別傷心。）
b. 小時候為什麼大人們光打他，他不聽話麼看。（小時候為什麼大人總是打他，他不聽話呀。）
c. 你哥就不聽話，麼看，人家又出去喝酒了。
d. 麼看濤濤，給他找的工作也不幹啦，氣得他媽要死要活的。
- (4) a. 我麼看電視。
b. 他麼有看見我。

如上，例（3）的“麼看”是話語標記，是獨立的整體，它的有無不會影響所在語句的合法性，位置上相對靈活，可位於句首、句中和句尾，但主要位於句首。話語標記並不影響命題的真值，只是影響對話語單位之間關係的理解，因此表達的是程序性意義。鄭娟曼、張先亮（2009: 203）提到：“語義的非真值條件性，即話語標記的有無不影響我們對句子的理解，但不排除它是理解句子的重要線索。”也就是說，即使將例子中的“麼看”去掉，也不會影響命題的真值。話語標記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指示說話人的態度（方梅 2000），例（3）的“麼看”均表達了說話人的立場與評價，帶有說話人的主觀態度。例（4）的“麼看”是短語，它在句法上不具有獨立性，它的有無會影響所在語句的合法性，位置比較固定，只能位於句中。它表達的是真值意義，不是程序意義，如果將其刪除，則改變了原來的命題，甚至不成句子，短語“麼看”不具有主觀性，它是對視線接觸的客觀否定，且不是一個整體，中間還能插入其他詞語。

2.2. 對人稱和句類的選擇

話語標記“麼看”主要用於陳述句和感嘆句中，一般單獨出現，有時前面也會出現人稱代詞，這時的人稱只能為第二人稱單數“你”，不能是複數，也不能是第一或第三人稱。如：

- (5) a. 你麼看他多懶咧，十點啦還麼有起床。
b. 你麼看外面的風刮得多怕咧！

短語“麼看”不能單獨出現，前面必須有人稱，且對人稱沒有限制，可以是單數，也可以是複數，當其前面為第一人稱時，句子一般為陳述句，當其前面是第二人稱時，句子一般為疑問句或反問句，當其前面為第三人稱時，句子既可以是陳述句，也可以是疑問句。如：

- (6) a. 我（們）麼看他。
b. 你（們）麼看廣場上的表演？

- c. 你（們）麼看到他哭了嗎？
- d. 他（們）麼看路，不小心摔倒啦。
- e. 他（們）麼看路？怎麼會摔倒呢？

2.3. 能否與副詞同現

話語標記“麼看”是獨立的一個整體，它不參與命題的內容，因此不能與副詞同現，而短語“麼看”可以和其他副詞同現，如：

- (7) a. 我可麼看電視。
- b. 他幸虧麼看那部電影。
- c. 你們全都麼看過大熊貓？
- d. 他剛剛麼看手機。

綜上，高平話“麼看”的兩種用法在性質上、對人稱和句類的選擇上、與副詞能否同現上有顯著的差別，在使用時比較容易對二者進行區分。

3. 話語標記“麼看”的語義類型和功能

3.1. “麼看”句的語義類型

從語義關係上看，“麼看”句是情感主體在具體的言語場景當中對某一事件的解釋、提醒或強調，帶有提醒性、解釋性語義特徵，因此，這一基於對某一事實進行解釋、提醒的解說關係對話語標記“麼看”的語義類型產生了直接的約束和篩選。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麼看”句的語義類型可以分為三種，也就是說，話語標記“麼看”經常出現在這三種語境中，即解釋說明型、尋求認同型和緩和對立型。

3.1.1. 解釋說明型

當言者需要對提問者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或者由言者向聽者進一步闡釋自己沒有說清楚的問題時，往往會使用話語標記“麼看”。有兩種情況，第一種一般是話輪對，即由言者和聽者的對話組成，基本上是聽者先提出問題，由言者進行解釋說明。如：

- (8) ——你們那會兒結婚是怎麼打扮咧，姥姥？
——麼看跟耍哪部電視來樣，穿得紅襖兒，紅狀褲。（就像電視裏演的那樣，穿得紅棉衣和紅棉褲。）

- (9) ——他說的那我就不相信。
——誰？
——麼看茂生哇。

上面的兩個話輪對中，話語標記“麼看”往往出現在答語中，後跟解釋性的話語。

第二種情況為話輪，一般是言者在描述一件事，為了使聽者了解地更為深入，往往會進一步解釋說明。如：

- (10) 每回過教師節的時候兒，俺都給他送禮，小孩兒們也不會送那種多貴的，麼看就是買些小字畫啊，小賀卡啊。
(11) 高平年年有馬拉松活動，麼看就是在五一放假那會兒，我還參加過一回咧。

例（10）言者向聽者描述小時候過教師節給老師送禮物不會送很貴的，後文則進一步解釋了這些不貴的禮物是什麼；例（11）“麼看”句是言者進一步向聽者說明高平馬拉松活動的時間，企圖讓聽者能了解更多所提及的事件。

3.1.2. 尋求認同型

有時，言者希望其所說的話語能夠得到聽者的肯定和認同，往往會用“麼看”引出，帶有詢問的意味，但與疑問句有所不同，疑問句重在傳疑，提問者對某一事件往往持不確定的態度，而這裏的詢問是建立在言者有自我判斷和評價的情形之上的一種詢問，是一種“你應該會認同‘我’的看法的吧？”的詢問。如：

- (12) 笑笑，我還想的給你媽打電話咧，你爸爸麼去地吧今兒下午？麼看下多大。
（笑笑，我還準備給你媽打電話呢，你爸爸今天下午沒有下地吧？你看雨下的多大咧。）
(13) 西南莊那兒的人不是賭博就是吸毒，那個小胖也要這些，你麼看多怕咧。（西南莊那的人不是賭博就是吸毒，那個小胖也玩這些，你看多怕咧。）

如上，這類句子中言者首先對其所描述的事件持一定的態度，言者在表達時還迫切希望聽者能與自己的觀點一致，因此“麼看”句帶有詢問的意味，另外，“麼看”句的後面還可以加“是不是”或者“是吧”，如例（12）中言者認為當前雨下得很大，可以在句尾加“是不是”或“是吧”，成為“麼看雨下多大咧，是不是？|是吧？”李咸菊（2009: 84）提到：“‘是不是’位於所指信息或疑問重心之後，比較虛化，形式上更加獨立，自身的凝固性更強，與前面話語結構的結合更加松散，甚至可以省略，並不影響話語內容和信息的傳達。”而“是吧”帶有徵詢的語義，具有“疑而問”的

特點。根據邵敬敏、朱彥（2002）的看法，“是不是”有明顯的肯定性傾向，“是吧”有強烈的肯定性傾向。也就是說，“麼看”主句中，言者已經有了自我傾向的認識，但又希望能得到對方的支持，於是象徵性地詢問一下對方的意見。

3.1.3. 緩和對立型

言者為了凸顯自己的語義重點，會形成某種對立，“麼看”標記的就是言者的真意所在，此種對立較為緩和，語力相比轉折連詞“但是”等較輕。如：

- (14) 我願意去馬村配藥，貴是貴些兒吧，麼看它好得快。（我願意去馬村配藥，貴是貴了點，不過好得快。）
- (15) 你還看不上人家，人家長得是難看了點兒，麼看人品不歪。（你還看不上人家，他長得是有點難看，不過人品不錯。）

如上，“麼看”前後小句的對立關係明顯，如例（14）的“藥貴”和“好得快”以及例（15）“他長得難看”與“人品不歪”都具有對立關係，“麼看”的運用使這樣的對立較為緩和，在構成兩方對立的同時，強調“麼看”後面的命題才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言者凸顯了自己的語義重點，從而達到了自身的交際意圖。

3.2. “麼看”的功能

從上文看，“麼看”有三種語義類型，這三種語義類型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功能，即強調。例（8）－（11）言者的解釋說明了“麼看”的這一功能，解釋本身就帶有強調的性質，意在讓聽者能夠快速且有重點的記住這一事件或行為。“麼看”所體現出的尋求認同是很強勢的，言者強勢地認為聽者一定會持相同的看法，其表面是求同，實際上是強調，如例（12）（13）的“雨下多大”“多怕咧”這是言者基於現實狀況做出的判斷，它的內在含義是在強調並且提醒聽者應當贊同言者的判斷，同樣認為“這雨很大”“這件事很可怕”。緩和對立雖在語表上形成了對立，如例（14）（15），但其語義的重點在轉折部分，即“麼看”小句，其作為句子的焦點部分就自然而然地具有強調的特徵了，“好得快”正是說話人對為什麼要買這麼貴的藥的強調性說明，“人品不歪”也是對人家優點的強調。

另外，“看”的基本義是“使視線接觸人或物”，其後衍生出特殊用法，即言者提醒聽者某件事情或要求聽者注意某個現象，其強調的特徵比較明顯。

無論是解釋說明、尋求認同還是緩和對立，“麼看”句均表現為言者想要強調某種事實情況，或強調某一事件、行為，由此可知，話語標記“麼看”的功能為強調，它是一個強調標記。

4. 話語標記“麼看”的來源

高平話中話語標記“麼看”句的三種語義類型都表明“麼看”具有強調的功能，那麼“麼看”的這一功能是如何得來的呢，而“麼看”又是如何演變為話語標記的呢？

高平方言中的“麼”其實就是“沒”“沒有”，如：

(16) 他麼來。（他沒有來。）

(17) 我麼聽過這事。（我沒有聽過這件事。）

這裏的“麼”可以直接翻譯為“沒”或“沒有”。“沒”“沒有”在唐代開始用作“有”的否定。高平、武陟等地將其寫作“麼”，讀[mə²]，樅陽、信宜、邵東等地將其寫作“冇”，讀[mao³⁵]。實際上，不管是“麼”還是“冇”，它們都是“沒有”合音而成，只是在讀音上略有差異。

“看”的基本用法是一個動作動詞。“看”最早用於“探望”義，從魏晉時代開始成為“觀看”語義場的常用詞，現代漢語中用於一般的“觀看”義、“觀察”義最為常見（呂東蘭 1998）。在明代之前，並未見到“沒”和“看”組合在一起，到明清時期，“沒看”才開始一起出現，表達“沒有看到、沒有看見”的意思，是一個動詞短語。由於“看”和“見”在明清時期頻繁組合成“看見”出現，所以“沒”和“看見”也經常組合在一起。作為否定義的“沒”萌芽於唐代，是動詞“有”的否定，“看”“看見”在這裏是行為動詞，表示視覺上的“觀察”義，其後的賓語往往是實物。由於“見”和“看見”意思一樣，我們在分析時也會引入“沒見”的一些例子。如：

(18) 因問那老者道：“曾見小弟的扇子麼？”老者道：“沒看見。”（《櫓机閑評》）

(19) 不虛道：“真的麼？這也難怪我，我自從前月底便沒看報，一直病了個把月，那裏會曉得外面的事呢？”（《癡人說夢記》）

(20) 大家還沒看見水皮，撲的一聲，燈滅啦。（《大八義》）

“看”或“看見”後面的賓語主要是表事物的名詞性成分，屬於動詞“看”“看見”視線所及的事物。如例（18）（19）（20）的賓語分別為“小弟的扇子”“報”和“水皮”，這些賓語為具體概念，為實際可見的對象，是視線所能接觸到的實物。

“沒看”“沒看見”後的賓語還可以由主謂短語充當，如：

(21) 亂軍之際也沒看見他幾人往哪裏去。（《彭公案》）

- (22) 石祿說：“大何我沒看著就叫鐸給咬啦，這個二何我得看著點吧。”（《大八義》）
- (23) 黛玉笑道：“鬼趣原是有的，你沒看見過羅兩峰畫的‘鬼趣圖’麼？”（《紅樓補夢》）

這裏的“沒看”“沒看見”仍表示“沒有看見”，“看”和“看見”仍為動詞，具有動詞的範疇性特徵，如例（22）“看”後面跟“著”，（23）“看見”後面可跟“過”，意思仍表示視覺上的“觀察”義，其賓語為具體的事件，這時的“看”“看見”還是句子的核心謂語。

有時“看”和“看見”後接賓語小句時並不完全表動作行為義，還可以表示言者的一種主觀判斷或評價，是認知情態義，屬於“認識情態”範疇。如：

- (24) 只見褚一官一手揪著把繩，一腳蹬著杠，擡頭合那莊客道：“有人找我說話，你沒看見我手裏做著活呢嗎？有甚麼話你叫他進來說不結了！”（《兒女英雄傳》）
- (25) 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過別人戴過的？讓我自己戴罷。”（《紅樓夢》）
- (26) 高氏道：“老爺你又來問了，你就沒合他吃過酒，就沒看他唱戲？”大尹道：“胡說！你再說，他罵著，又怎樣的？”（《醒世姻緣》）

此時“看”“見”和“看見”既有視覺上的“觀看、觀察”義，又有認知情態義，表示一種評價，如例（24）“我手裏做著活”是一個具體事件，可以被“觀察”，由於反問句表否定義，使得否定詞“沒”的否定意義消失，這裏也體現了褚一官的判斷，即“你看見我手裏做著活”，其中還有言者的主觀評價，這種評價就是對莊客的不滿。再如例（25）“別人戴過”也是具體事件，能夠被“觀察”，其判斷是“你見過別人戴過”，這裏也表達了言者的評價，即賈寶玉對丫鬟的不滿。可見，“看”的“觀看、觀察”義到“認知情態義”是一個連續統，存在兩可的階段。我們發現，這種兩可現象多出現在反問句中，上面三個例子均為反問句，由於反問句的特殊意義，使得話語帶有了言者的主觀態度，這種態度就是懷疑。學界普遍認為反問句是無疑而問，而邵敬敏（2013: 3）在探討疑問句和反問句之間的轉化關係時曾指出：

雖然說反問句是‘無疑而問’，但是反問跟疑惑似乎並非絕對無關，換言之，既然反問句的本質是否定，那麼否定跟肯定是兩端，中間是什麼因素在起轉化作用？我們覺得這個因素應該是‘懷疑’，換言之，肯定的反面是否定，那麼在這兩者之間的過渡地帶應該是疑惑。懷疑越強，離否定就越近；懷疑越弱，離否定就越遠。換言之，一點也不懷疑，就是肯定；懷疑到底，就轉化為否定。

劉彬、袁毓林（2017）也提到，“反問句”並不是真正的“無疑而問”（因為無疑往往不必再問），至於說話人會對對方的言論或行為的前提進行提問，是因為對方的言論或行為在說話人看來十分反常，因而使得說話人感到非常懷疑，進而使用反問句的形式來進行表達，這是因為“反問句”經常出現在“反通常性”的語境中。如例（24）褚一官都已經點明莊客已經看到他手裏做著活，不方便離開，因此對莊客產生了不滿情緒，對其行為有所懷疑；例（25）是賈寶玉對丫鬟的訓斥，在他看來，作為一個丫鬟，即使之前沒有幫他穿過斗篷，但也經常看見過別人幫他穿，應該是會穿的，結果卻不符預期，所以就有了懷疑，覺得反常。此時，“沒看”所表示的“沒有看到”義正在逐漸減弱，其主觀性在逐漸增強，這裏的“你沒看”“你沒看見”“你沒見”已經正在降級為背景成分，而後面的賓語小句則逐漸上升為前景成分（曹秀玲 2010）。

此時的“沒看”“沒看見”前面的人稱主要為第二人稱，這也跟反問句特殊的意義有關，由於“沒看”“沒看見”常出現在對話語境中，所以言者和聽者是面對面在交際，而言者對自己是否看到過某種事物和行為十分清楚，因此不會對自己產生懷疑，但面對聽者反通常性的行為則會有疑惑之處，所以反問句是言者對聽者的直面質疑。

當“沒看”“沒看見”和後面的賓語小句之間的句法聯繫越來越松散，甚至可以用逗號隔開時，這時的“沒看”“沒看見”徹底降級為背景成分，松散地附著在小句賓語上，成為話語標記。如：

- (27) 賈母笑道：“你們小夫妻原該玩玩笑笑的才是。你沒看見你璉二哥和你鳳姐姐，一聲翻了，耍刀弄杖的叫人懸心。”（《紅樓真夢》）
- (28) 狄周背後唧噥說：“沒見這個大官人，不拘甚人就招他進來，就陪了他吃飯！如今又同不得往時的年成，多少強盜都是扮了僧道，先往人家哄出主人家來，拿住了，才打劫哩！”（《醒世姻緣》）
- (29) 王夫人說：“二姑娘住下罷。”寶琴笑道：“是住下。”薛姨媽道：“沒看見行李都帶來了！”（《紅樓夢影》）
- (30) 原來德喜夜間與雙慶商量道：“不是我一定要走，你沒看，家主一日窮似一日，將來怕難以熬成人。不如你跟我上濟寧婁師爺衙門去，給咱一個事兒辦。（《歧路燈》）

很顯然，這裏的“沒看”“沒看見”“沒見”不再表示視覺上的“觀看、觀察”義，“看”“見”不斷“去範疇化”，後面不能再跟“著、了、過”等詞，其本義經過語法化徹底消失。而“沒”沒有了反問句的約束，即使在陳述句中其否定義仍然不復存在，我們認為這是反問式的省略形式，雖然語表上進行了省略，但反詰的語義沒有改變，因此“沒”形式上是否定，但沒有否定義，它跟虛化的“看”“見”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意在引出後面的話題，對後文進行強調，此時“沒看”“沒見”成為

了話語標記，具有話語標記的性質和功能，它不再具有概念義，而只有程序義，在句法上具有獨立性，即使刪去也不影響命題的內容，如上面的例子，刪去“沒看”等後，句子的內容不受影響，只是在描述上比較平淡，缺失了對命題內容的強調性，其位置也變得靈活，還可以位於句中，如例（30）。

總之，這裏的“沒看”“沒見”主要用來轉接話語、處理話題、指示說話人的態度以及指示段落或意群的開始和結束，成為了一個對後續命題起強調作用的強調標記。

我們認為高平話中的話語標記“麼看”就是明清時期的話語標記“沒看”“沒見”的傳承和延續，但在普通話中，沒有發現“沒看”“沒見”作為話語標記的用法，可見這一用法只是在普通話中消失了，但在方言中保留了下來。

5. 與話語標記“別看”和“你看”的比較

5.1. 與話語標記“別看”“你看”的不同

5.1.1. 與話語標記“別看”的不同

從構成上看，話語標記“別看”是由否定詞+動詞“看”組合而成，“麼看”是由否定詞“麼”+動詞“看”組合而成，二者並不一致。

（一）否定詞的性質不同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89）對“別”的解釋是“表示禁止或勸阻，跟‘不要’的意思相同”，在上古時期，表“不要”的否定詞是“勿、毋”，主要表示禁止。向熹（2010）指出，“別”是近代北方話中新產生的一個否定副詞，表示禁止或勸阻。總之，“別”是主要表禁止的否定，它由“不要”合音而成。

“別”主要用在祈使句中，表達的是對別人將要發出動作的禁止或勸阻，否定的動作是將來的、未發生的，不能用於否定客觀事實。如：

（31）* 我別吃飯。

而“麼”否定的是事實和經歷，不用在祈使句中，它後面可以跟名詞，也可以跟動詞。所以，綜合來看，雖然二者都是否定詞，但有區別。

（二）語義類型不同

上文我們提到，“麼看”句的語義類型有解釋說明型、尋求認同型和緩和對立型，而“別看”則表現為反預期。

我們認為，之所以語義類型不同，除了因為否定詞不同外，還跟具體的虛化過程不同有關，雖然二者最初都是動詞短語，但“麼看”是經歷了反問句形式的省略而保留了其語義最終形成，然而話語標記“別看”的虛化則不然。

對於“別看”的演變過程，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張金圈（2016）認為“別看”的演變是由動詞短語演變為連詞然後虛化為話語標記形成。“別看”是由禁止義動詞“別”+看視義動詞“看”組合而成，表示“不要看”，其後加具體實在的概念義。由於“別看”經常出現在“別看 p, q”句式中，p 和 q 具有轉折關係，“別看”逐漸演變為連詞。如：

- (32) 徽因說：“別看人家如今在磨坊做活，人家正經是個皇裔貴族呢。”（張清平《林徽因》）

張文認為“別看”作為話語標記時，經常和“你”結合，即“你別看”，符合話語標記的特徵，但也有連詞的功能，是在連詞的功能上浮現而來。如：

- (33) 二春：別看四嫂，還真能說兩句兒呢！你放心，溝臭的時候是咱們住，香的時候也是咱們住！（老舍《龍須溝》）

如上，“別看”是一個話語標記，具有反預期的功能，這正體現了該用法是從其連詞用法中浮現出來的，因此還或多或少地保留了連詞“別看”的功能，即凸顯某種與受話人預期推理相反或相對的新信息。這也是語言演變過程中“語義俯瞰”原則的體現（儲澤祥、謝曉明 2002）。

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話語標記“別看”是直接由動詞短語演變而來的，如董秀芳（2007），侯瑞芬（2009），趙曉麗（2021），周怡然、張耕（2025）等。它實際來源於其表否定主體認知義的動詞短語結構“別看”，這時“別看”表示“別認為”，如：

- (34) 你別看成仙容易，東府裏大老爺苦修了一輩子，白送了性命，也沒有修成。（《紅樓春夢》）

“別看”作話語標記時總是以其變體形式“你|您別看”等出現，其語用意義為：提示聽話人注意接受發話人提供的新異信息。如：

- (35) 您別看，轎子這種交通工具，還是咱們中國獨有的，外國沒有。

雖然學者們觀點不同，但我們認為話語標記“別看”或多或少還保留了否定詞“別”的一些語義，因此才具有反預期的功能，這與話語標記“麼看”所體現出的語義類型是明顯不同的。

5.1.2. 與話語標記“你看”的不同

話語標記“麼看”與“你看”的不同也是體現在語義類型上，但二者也有重合的地方。劉月華（1986: 169）提出，“‘說’‘想’‘看’具有特殊的用法（即話語標記的用法），當它們前面是第二人稱時，主要引出說話人的看法，除此外，‘你看’還可以含有不滿、責備、嗔怪的意味……”。曾立英（2005）認為“你看”中的“看”還可以表示“認為”等認知動詞義，是一種專表“態度、意向”的話語標記。陳振宇、朴珉秀（2006: 4）提出，“你看”則分為“你看₁”、“你看₂”，如：

(36) 你看₁，小王是不是個好人？

(37) 你看₂，小王真是個好人！

例（36）的“你看₁”句是詢問聽話人的認識、預測和提議的話語標記，S 必須是疑問形式，且表詢問，不能表反問。例（37）的“你看₂”句說話人提請聽話者注意下面所講的是某一個特別的話題，S 只能是陳述或反問。

劉文正（2021: 50）認為“‘你看’可分三類：‘你看₁’的‘看’讀輕聲，其後可停頓，有時可引出說話人的評價，只能替換為‘注意’而非‘認為’，是表示提請注意的提示標記”，如例（37）；‘你看₂’的‘看’讀重音，其後停頓與否比較自由，雖可視為嗔怪標記，但仍含有提請注意的特點，如：

(38) 你看我打不打你！

“你看₃”主要搭配疑問形式表示徵詢，是徵詢標記，如例（36）。

首先，高平話的話語標記“麼看”不能表示嗔怪，其次“麼看”表示的徵詢與“你看”有所不同，“你看”表徵詢後面必須是疑問句，疑問的力度要大一些，“麼看”雖然可以表示尋求認同，但這一語義類型表面上是求同，實則在強勢地在表達言者的觀點，詢問的力度要小一些，所以其後一般不跟疑問句。可見，只有當“你看”作為提醒標記，且“麼看”表尋求認同時，二者重合，可以互換，如：

(39) a. 笑笑，我還想的給你媽打電話咧，你爸爸麼去地吧今兒下午，你看|麼看下多大。（笑笑，我還準備給你媽打電話呢，你爸爸今天下午沒有下地吧，雨下的多大咧。）

b. 你看|麼看他多不聽話咧。

(40) 麼看 | 你看，小王真是個好人！

“麼看”的另外兩種語義類型，不能用“你看”替換，如：

(41) * 每回過教師節的時候兒，俺都給他送禮，小孩兒們也不會送那種多貴的，
你看就是買些小字畫啊，賀卡啊。

(42) * 你還看不上人家，人家長得是難看了點兒，你看人品不錯。

同樣，“你看”作為嗔怪標記和徵詢標記時，也不能用“麼看”替換，如：

(43) * 麼看我打不打你！

(44) * 麼看，小王是不是個好人？

綜合來看，話語標記“麼看”與“你看”雖有部分重合，但大體上是不同的。

5.2. 與話語標記“別看”“你看”的相同

我們認為，“麼看”與“別看”“你看”的功能相同，演變路徑也大致相同。首先，它們都可以表示強調，“麼看”自不必說，“別看”雖表示反預期，但它對後文必然具有強調的作用，而“你看”無論是表提示、徵詢，還是嗔怪，都表明言者在提醒聽者注意後文的內容，這也是對後文的強調。其次由於它們都屬於“X看”類話語標記，所以在演變的過程中都受到“看”的影響，而“看”的演變基本上經歷了“觀察義”到“情態認知義”再到“篇章義”，因此“X看”類話語標記演變的具體過程雖有差異，但大體上都是按著這一路徑虛化而成的，且在虛化的過程中主觀化也都在逐漸增強。

6. 結語

本文重點研究了晉語高平話中的一個話語標記語“麼看”，深入考察了話語標記“麼看”與短語“麼看”的不同，二者的性質、對人稱和句類的選擇以及能否與副詞同現完全不一致，比較容易區分。文章採用語義語法理論重點分析了話語標記“麼看”的語義類型：解釋說明型、尋求認同型和緩和對立型，從而總結出“麼看”的主要功能為“強調”，是一個強調標記。話語標記“麼看”其實是明清時期話語標記“沒看”的遺留和延續，“沒看”最開始是一個動詞短語，表示“沒有看到”，“看”是行為動作詞，表示視覺上的“觀察”義，其後的賓語往往是實物。當“看”後跟主謂結構時，有時並不完全表動作行為義，還可以表示言者的一種主觀判斷或評價，是認知情態義，屬於“認識情態”範疇，此時“看”“見”和“看見”既有視覺上的“觀看、

觀察”義，又有認知情態義，表示一種評價，此時，“沒看”所表示的“沒有看到”義正在逐漸減弱，其主觀性在逐漸增強，這裏的“沒看”句正在降級為背景成分，而後面的賓語小句則逐漸上升為前景成分，此時的“看”處於兩可的過渡地帶，一般出現在反問句式中，由於反問句表否定意義，使得否定詞“沒”的否定義消失，此時“沒看”還未徹底“去範疇化”。當“沒看”與其後的賓語小句關係更為松散，且句法上具有獨立性時，它實現了向話語標記的轉化，此時陳述句中的“沒看”是反問式的省略形式，仍有反詰的語義，即形陳義反。話語標記“沒看”成為了一個對後續命題起強調作用的強調標記。

另外，本文還比較了在形式上與“麼看”相似的“X看”類話語標記“別看”“你看”與“麼看”的異同，“麼看”與“別看”的否定詞不同，其語義類型也不同；“麼看”在表尋求認同時與“你看”作為提示標記用法相同，其他情況則完全不同，不能進行互換。但它們作為“X類”話語標記，都可以表示強調，且演變路徑大體相同，都經歷了“觀察義”>“情態認知義”>“篇章義”這一演變過程。

參考文獻

- 曹秀玲。2010。從主謂結構到話語標記——“我/你V”的語法化及相關問題。漢語學習 5。38–50。Xiuling Cao. 2010. Cong zhuwei jiegou dao huayu biaoji: “Wo/ni V” de yufahua ji xiangguan wenti. *Hanyu Xuexi* 5. 38–50.
- 陳振宇、朴珉秀。2006。話語標記“你看”、“我看”與現實情態。語言科學 2。3–13。Zhenyu Chen & Minxiu Piao. 2006. Huayu biaoji “nikan”, “wokan” yu xianshi qingtai. *Yuyan Kexue* 2. 3–13.
- 儲澤祥、謝曉明。2002。漢語語法化研究中應重視的若干問題。世界漢語教學 2。5–13, 2。Zexiang Chu & Xiaoming Xie. 2002. Hanyu yufahua yanjiu zhong ying zhongshi de ruogan wenti. *Shijie Hanyu Jiaoxue* 2. 5–13, 2.
- 董秀芳。2007。詞匯化與話語標記的形成。世界漢語教學 1。50–61, 3。Xiufang Dong. 2007. Cihuihua yu huayu biaoji de xingcheng. *Shijie Hanyu Jiaoxue* 1. 50–61, 3.
- 方梅。2000。自然口語中弱化連詞的話語標記功能。中國語文 5。459–470, 480。Mei Fang. 2000. Ziran kouyu zhong ruohua lianci de huayu biaoji gongneng. *Zhongguo Yuwen* 5. 459–470, 480.
- 侯瑞芬。2009。“別說”與“別提”。中國語文 2。131–140, 191–192。Ruifen Hou. 2009. “Bieshuo” yu “bieti”. *Zhongguo Yuwen* 2. 131–140, 191–192.
- 李咸菊。2009。北京話話語標記“是不是”“是吧”探析。語言教學與研究 2。83–89。Xianju Li. 2009. Beijinghua huayu biaoji “shibushi” “shiba” tanx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83–89.
- 劉彬、袁毓林。2017。反問句否定意義的形成與識解機制。語文研究 4。12–19。Bin Liu & Yunlin Yuan. 2017. Fanwenju fouding yiyi de xingcheng yu shijie jizhi. *Yuwen Yanjiu* 4. 12–19.
- 劉麗艷。2005。口語交際中的話語標記。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Liyun Liu. 2005. *Kouyu jiaoji zhong de huayu biaoji*.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劉文正。2021。話語標記“S看”的產生和發展。漢語學報 2。49–58。Wenzheng Liu. 2021. Huayu biaoji “S kan” de chansheng he fazhan. *Hanyu Xuebao* 2. 49–58.

- 劉焱。2009。反預期信息標記“別看”。漢語學習 4。38–43。Yan Liu. 2009. Fanyuqi xinxi biaoji “biekan”. *Hanyu Xuexi* 4. 38–43.
- 劉月華。1986。對話中“說”“想”“看”的一種特殊用法。中國語文 3。168–172。Yuehua Liu. 1986. Duihua zhong “shuo” “xiang” “kan” de yizhong teshu yongfa. *Zhongguo Yuwen* 3. 168–172.
- 呂東蘭。1998。從《史記》、《金瓶梅》等看漢語“觀看”語義場的歷史演變。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一輯），143–173。Donglan Lü. 1998. Cong *shiji*, *jinpinglei* deng kan Hanyu “guankan” yuyichang de lishi yanbian. *Yuyanxue Luncong*, di’ershiji ji. 143–173.
- 邵敬敏。2013。疑問句的結構類型與反問句的轉化關係研究。漢語學習 2。3–10。Jingming Shao. 2013. Yiwennu de jiegou leixing yu fanwenju de zhuanhua guanxi yanjiu. *Hanyu Xuexi* 2. 3–10.
- 邵敬敏、朱彥。2002。“是不是 VP”問句的肯定性傾向及其類型學意義。世界漢語教學 3。23–36, 2–3。Jingming Shao & Yan Zhu. 2002. “Shibushi VP” wenju de kendingxing qingxiang ji qi leixingxue yiyi. *Shijie Hanyu Jiaoxue* 3. 23–36, 2–3.
- 石穎。2022。話語標記“你看”的語境順應分析。外語教學 4。44–49。Ying Shi. 2022. Huayu biaoji “nikan” de yujing shunying fenxi. *Waiyu Jiaoxue* 4. 44–49.
- 吳福祥。2005。漢語語法化研究的當前課題。語言科學 2。20–32。Fuxiang Wu. 2005. Hanyu yufahua yanjiu de dangqian keti. *Yuyan Kexue* 2. 20–32.
- 向熹。2010。簡明漢語史（修訂本）（下）。北京：商務印書館。Xi Xiang. 2010. *Jianming Hanyushi*, xiuding ben, xi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殷樹林。2012。話語標記的性質特徵和定義。外語學刊 3。91–95。Shulin Yin. 2012. Huayu biaoji de xingzhi tezheng he dingyi. *Waiyu Xuekan* 3. 91–95.
- 曾立英。2005。“我看”與“你看”的主觀化。漢語學習 2。15–22。Liyong Zeng. 2005. “Wokan” yu “nikan” de zhuguanhua. *Hanyu Xuexi* 2. 15–22.
- 張金圈。2016。“別看”的連詞化及話語標記功能的浮現。漢語學習 1。42–52。Jinjuan Zhang. 2016. “Biekan” de liancihua ji huayu biaoji gongneng de fuxian. *Hanyu Xuexi* 1. 42–52.
- 趙曉麗。2021。再談“別看”的連詞化及話語標記功能的來源——基於語法化環境理論的視角。漢語學習 3。65–73。Xiaoli Zhao. 2021. Zaitan “biekan” de liancihua ji huayu biaoji gongneng de laiyan: Jiyu yufahua huanjing lilun de shijiao. *Hanyu Xuexi* 3. 65–73.
- 鄭娟曼、張先亮。2009。“責怪”式話語標記“你看你”。世界漢語教學 2。202–209。Juanman Zheng & Xianliang Zhang. 2009. “Zeguai” shi huayu biaoji “nikanni”. *Shijie Hanyu Jiaoxue* 2. 202–20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 7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周怡然、張耕。2025。積極反預期標記“別說”的情感立場與互動修辭。當代修辭學 6。80–93。Yiran Zhou & Geng Zhang. 2025. Jiji fanyuqi biaoji “bieshuo” de qinggan lichang yu hudong xiuci. *Dangdai Xiucixue* 6. 80–93.

The Usage and Origin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mékàn* in Gaoping Jinyu

Tianqi Zha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Gaoping dialect of Jin, *mékàn* functions not only as a verb phrase but also as a discourse marker. It exhibits three semantic types: explanatory, seeking affirmation, and mitigating opposition, all of which highlight the emphatic function of *mékàn*. *Mékàn*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méikàn*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itially a verb phrase meaning ‘did not see’, *méikàn* later could also express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judgment or evaluation, typically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Since rhetorical questions convey an inherent negative meaning, the negative sense of the negator *méi* gradually faded. Consequently, *méikàn* evolved into an emphatic marker that emphasizes the subsequent proposition. Although ellipted from a rhetorical question, it still retains its rhetorical force. The semantic types of *mékàn* differ completely from those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biékàn* due to their different negators, whereas they overlap slightly with those of *níkàn*. Nevertheless, as “X *kàn*” discourse markers, they all mark emphasis and share a largely similar evolutionary path.

Keywords

discourse marker *mékàn*, semantic type, emphasis, counter-question

通訊地址：武漢 洪山區 華中師範大學 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電郵地址：1263425853@qq.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5月3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2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3月6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3月3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7月31日